

潘志光： 把日常生活写成诗

年近八旬的潘志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，而他的诗作更是比他的年龄要年轻很多。“潘志光在上世纪中后期就是浙江诗坛的中坚分子，确实是个老诗人；但今天他写的诗，既乡土味浓，又时常带有后现代的色彩，很前卫，像年轻诗人写的，我们爱读。”对浙江诗坛有所了解读者如此说。

从十七八岁开始写诗，人到中年从写传统诗转型写现代诗，58岁那年跻身《诗刊》“青春方阵”，如今已78周岁的潘志光仍保持着一颗旺盛的诗心，今年疫情期间他写了两首——《送行》和《坚守在家的日子》，他说，“诗歌支撑了我的人生。这么多年来爱诗、写诗的最大收获是精神上的快乐。”这大概也是他能由内而外保持年轻的秘诀吧。

少年时光 泡在温暖的文学里

回想起自己发表的第一首诗，潘志光笑了，那是1958年的事了。

潘志光和国画大师潘天寿是同乡，1942年出生于宁海冠庄，虽是农家子弟，却从小喜欢舞文弄墨。

1958年的一个夜晚，尚在学校读书的潘志光，在建筑工地脚手架上，头一次看到了火花四溅、色彩绚丽的电焊场景，这在很多人眼里最普通不过的场景，却让潘志光心跳加快血流加速，他要写一写这场景，为此他当天晚上竟然失眠了。没几天，他化名写的一首电焊工的诗在《浙江工人报》发表了。“这可算是我的诗歌处女作。”潘志光告诉记者。

之后，无论是参军入伍，还是退伍后在宁海县委、五金交电公司、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，潘志光一颗爱诗、写诗的心越来越炽热。

“在部队，我最初是计算兵，后来搞新闻报道，那时就在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诗作。”退伍回到宁海工作后，年轻的潘志光当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和朋友们一起谈诗论文。

宁波著名剧作家杨东标也是宁海人，和潘志光是好友。他回忆说，当时除了工作，“他（指潘志光）整日与我和袁哲飞（时在宁海县文化馆）混在一起，谈文学，谈诗歌。三个人一起编印《宁海文艺》，一起合作诗歌，一起在越溪深入生活，一起去拜访方牧、薛家柱、胡尹强等老一代诗人作家。那些相处的时光，就泡在温暖的文学里。”

《荒草地上的一棵小树》 附潘志光诗作一首

荒草地上
长着一棵指头般粗的树
瓜地里立着一棵苞谷
一棵藤攀着它的身子
爬了上去，二棵藤
攀着它的身子爬了上去
三棵藤攀着

它的身子爬了上去
好多藤攀着它的身子爬了上去
小草站在朴实中
一天，小树在阵风中倒下了
一群蚂蚁
读着小树白色的沉默



潘志光

中年转型 “挤”进青年诗人行列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由朦胧诗开端的现代诗风靡全国，这让像潘志光这一代的诗人变得难以适从，有的诗人甚至就此罢手，转向散文、电视剧本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。潘志光经过思考，选择了对诗歌的坚守。

“我们这一代人，诗歌的起步受到时代的局限，从小所读的诗也几乎都是直白式的‘传统诗’，就像那时男的都穿中山装，女的都穿列宁装一样。而现代诗风袭来，那种感受方式、想像方式、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不跟上诗歌新的潮流，就会被淘汰；而要转型，又谈何容易？这就像一个运动员，原来是扔铅球、掷标枪的，现在要改为练举重、打乒乓球，不适应是肯定的。”潘志光告诉记者，他突破自己，跟上诗歌前进队伍的“秘诀”是学习！“那一段时期，我大量地读诗。读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诗，读波特莱尔、马拉美、瓦雷里，读庞德、勃莱，读希尼、毕肖普，读中国新时期优秀诗人的作品……”从中汲取营养，把中外古今的诗歌艺术融合，从而化为自己的东西。算起来，那时潘志光40有余，已人到中年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00年《诗刊》4月号“青春方阵”栏目发表了潘志光的两首诗《桃子》和《伞》。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的张德强看到后，给潘志光打来电话：“老潘，这期《诗刊》你看了吗？北方也有个潘志光，是个青年诗人，在‘青春方阵’栏目发了两首诗。”潘志光笑了：“那是我写的。”张德强更惊讶了：“怎么把你这个快60岁的人和青年诗人邹汉明他们放在一起啊？”“因为编辑不认识我呀。”放下电话，潘志光很开心。

尽管之前也曾在《诗刊》发表过诗作，但潘志光内心一直把这两首诗当作自己在《诗刊》发作品的“第一次”，因为他“挤”进了青年诗人的队伍。

写诗一甲子 诗心仍不老

自《诗刊》“第一次”之后，潘志光的创作进入旺盛期，不仅频频在《诗刊》发表作品，还常在《诗歌报》《扬子江》《星星》《文学报》《诗江南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诗探索》等报刊发表，并有作品入选“年度最佳诗作”等选本。2001年10月，他出版了诗集《春天像开场锣鼓》；2008年8月，潘志光写身边人物、宁波如意公司董事长储吉旺的“诗传”，共120万字、600多首诗的《冬天与春天——储吉旺诗传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；2019年10月，第九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揭晓，潘志光以组诗《丁村村诗页》杀入前十名，在全国几万首参评诗歌中脱颖而出，跻身“提名奖”；今年疫情突袭，潘志光一首《坚守在家的日子》入选“浙江诗人抗疫诗歌特辑”，又应宁海桃源街道兴海社区约稿写了一首《送行》……虽然年近八十，但他诗心不老！

业余写诗的一大好处是自由，没有压力。“我的诗都是因为对某一件事情有触动而写。”潘志光说他写诗很慢，往往先在内心酝酿着，然后凌晨四五点醒来，脑子最清醒的时候，把全诗想好，再起床写下来。“偶尔也有一气呵成的，像入选《诗刊》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的《外面有人走动》，最初是写在一个乒乓球的包装盒上的，因为当时脑子里突然冒出诗句，就马上拿纸笔写下来。”

如今相比早年时写的诗，潘志光说，不一样是肯定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加深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、对世界的认识都更加深刻了，“虽然我诗中的取材、意象仍是身边的日常生活和常见事物，但多了思考的成份。”

除了写诗，潘志光和妻子邵常娥还双双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狂草，后者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潘志光有时候写好诗，会拿给妻子看，若对方没有领会诗中寓意，还会“点拨”一下；妻子写好书法也会让他鉴赏，他时常提些建议，让妻子由行草转攻狂草就是潘志光的主意，他觉得写狂草的女书法家不多，攻狂草有利于妻子“冒”出来。

“我的闲暇时间就被写诗、书法和看书占领了，其他的我都不会。”潘志光笑着说，人总得有个爱好，这样才不会感到无所事事，这么多年爱诗、写诗，“最大收获便是精神上的快乐。可以说，诗歌支撑了我的人生，在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是诗歌帮我度过。虽然现在上年纪了，但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，我还是要继续学习，跟着诗歌主流走，伴诗前行。”

在潘志光的眼里，家乡宁海有山有水，“太阳带有野菊味，月亮带有青草味，星群有一半掉在灌木丛中，员工的身上带有簇簇蛙鸣声”。有这样的一颗诗心，怎么会老呢！

记者 俞素梅 文/摄



潘志光的作品集